

【那些遥远的传说】小说系列

黑白灰姑娘

Black-White Cinderella

十四阙 作品

这一场千年的烟火骤然
看遥远的传说里
是谁的悲伤染上了
谁的眉睫

唯美浪漫 不容错过！
那些遥远的传说·系列惊艳第一弹！

十四阙2008倾情钜献

最清透的文字 最刻骨的爱情
最震撼的少女成长史

现代出版

【那些遥远的传说】小说系列

黑白灰姑娘

Black & White Cinderella

十四阙作品

这一场千年的烟火骤然
看遥远的童话里
是谁的悲伤染上了谁的眉睫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黑白灰姑娘/十四阙著.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08. 6
ISBN 978-7-80244-113-2

I. 黑… II. 十…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060682号

版权说明

著 者: 十四阙

责任编辑: 张桂玲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0483 (传真)

电子邮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 合肥工业大学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0

版 次: 2008年11月第1版 2008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44-113-2

定 价: 24.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CINDERELLA

“那么……”

他笑，惨白着一张脸笑，漂亮的五官全在扭曲，
几乎是用一种血淋淋的声音说道：

“恨我吧。比讨厌更强烈地憎恨我吧！”



CINDERELLA

“你知道铁线莲的花语是什么吗？”

“是什么？”

“宽恕我，我因你而有罪。”





CINDERELLA

只要有阳光照到你的身上，
你就会沐浴在我对你最后的祝福之中，
不会孤独。



目 录

CONTENTS

楔 子	灰姑娘的姐姐.....	001
第 一 章	古老故事里的音乐盒.....	005
第 二 章	穿梭了千年的时光.....	024
第 三 章	在回忆里叮咚作响.....	048
第 四 章	晨曦中谁的眼泪.....	072
第 五 章	酝酿出寂寞的芬芳.....	098
第 六 章	唱吟新的篇章.....	127
第 七 章	像风一样.....	144
第 八 章	每个人心底.....	165
第 九 章	都有一道完美的伤口.....	184
第 十 章	悄然隐藏.....	210
第十一章	清晰的、暧昧的、永不磨灭的.....	231
第十二章	折断阳光.....	251
第十三章	留待明天想起时.....	274
第十四章	回予微笑不再彷徨.....	295
尾 声		309
后 记		315





楔子 PROLOGUE 灰姑娘的姐姐

那一刻，阿波罗朝丘比特走过去，拍拍他的肩膀，说了句玩笑话。

这位有着“最英俊的男神”之称的天之骄子，弯起睫毛，唇角轻扬，用眼神微笑。

然而，丘比特扭头，却将箭尖对准了他。

谁也不曾预料，就是因为这一句玩笑，天界最大的一场悲剧就此诞生。

并且，延续了整整一千年……



茜露达对着镜子试戴第19顶帽子。

金丝雕花的帽架上，各式各样的帽子一字排开，琳琅满目。架旁，雅各城最出色的裁缝史比先生，正半哈着腰等待她的最终决定。

“茜露达小姐肤色白腻，最适合这顶碧绿色的帽子！”史比的嗓音有着商人独有的圆滑和讨巧。茜露达听入耳中，却只是扬了扬眉，摘去那顶绿帽，正伸手拿第20顶时，一阵嘈杂声自楼下传来，其中有个尖锐的女音叫她：“茜茜，快下来！茜茜——”

她没有理会，继续慢条斯理地试帽子，直到一名女仆气喘吁吁地冲上来说：“二小姐！大、大小姐请你下去一趟……”

“仙度瑞拉又怎么了？”灵巧的手指，将缎带理顺，在颌下打结。镜子里的少女，有着墨色的发，墨色的眼珠，完美无瑕的白皙肌肤——黑与白，在她身上鲜明对比、彼此衬托，又完美融合。

“三、三小姐不小心打碎了一盒香水，大小姐说，那是你们今天晚上舞会要用的，因此非常生气。”女仆说到这里，楼下又传来“茜茜、茜茜”的叫声。

看来不理会是成不了的了。茜露达轻撇唇角，摘下帽子递给史比，转身下楼。刚过拐角，鼻端便闻见浓郁的香水味，视线中，一身艳丽红装的妮可正在训斥瑟缩在灰衣里的仙度瑞拉，衬着豪华大厅的背景，宛如杜米埃笔下的讽刺画。

“你是故意的吧？成心想让我不顺心是吧？你自己去不成舞会所以也不让我去是吧？喂，你倒是说话啊！”身形丰腴却极为美艳的妮可一向是纳塔利家的公主，那大嗓门一开，地面都要抖三抖。也真难为仙度瑞拉，就僵直地站在那里一个劲掉眼泪，只字不吭。

看不下去，这种无聊的笑剧为什么天天在她家上演？茜露达搭着栏杆，步姿慵懒地走下去，淡淡地问：“你要她说什么？”

妮可闻声转过身来，看见她，如看见救星，“茜茜，你可下来了，快看看，这丫头把我们的香水都摔成什么样子了！真是气死我了，笨手笨脚的什么事都做不好！”

“碎了就碎了，有骂她的工夫，都够再买一盒了。”茜露达斜扫一眼一旁不知所措的女仆，语音淡然，却不容违抗，“还站着？把碎片扫了，开窗放放气，这一屋子的香味，也不怕熏死。”



“茜茜，你怎么老是惯着她！别忘了，这香水也有一半是你的耶！”眼见妹妹不站在自己这边，妮可很是不高兴。

茜露达回眸给了她一个微笑，意味深长：“自有人付钱，你心疼什么？”

妮可一怔，继而恍然大悟，转头看向仙度瑞拉，笑得很嚣张，“对啊！你想破坏想发泄就尽管做，反正别忘了——这些东西可都是你爹地付的钱，哦呵呵呵呵……”

仙度瑞拉的脸色果然变得惨白惨白。

身为亲生女儿的她，眼睁睁地看着毫无血缘关系的两个姐姐任意挥霍本应属于她的父爱和金钱，其滋味可想而知。

妮可的笑声仍在继续，为了不让耳朵继续遭罪，茜露达提醒她：“消气了吗？消气就上楼，别忘了史比先生还等着呢。没了香水没关系，没了帽子，舞会可就参加不成了……”

没等她说完，妮可就尖叫一声，提着裙子往楼上冲去。

茜露达看向仙度瑞拉，只见她将双手紧握在胸前，颤抖个不停，但抬眼时，目光却依然敬畏温顺，找不到半分恨意，只是莫名的乞怜。茜露达忽然觉得烦躁，转身上楼，并残忍地加上一句：

“对了，那些帽子也是你爸爸付的钱。”

身后，只有嚤嚤的哽咽声。

连哭都哭得那么懦弱，活该被欺负。

回到二楼房间里，妮可正在兴致勃勃地试帽子。

“茜茜，这顶帽子怎么样？这些都好漂亮哦，真不知道该挑哪顶才好……”

“全买下来不就行了。”

妮可眼睛一亮：“对啊！根本就没必要节省嘛！史比先生，这些帽子我全要了。”

“哦，妮可小姐，你真是全雅各城最慷慨美丽的小姐……”

茜露达走到窗边，以手支颌看着楼下的后花园。果不其然，仙度瑞拉在那——每次只要受了委屈，那丫头就会到那，在母亲的墓碑前哭泣，四周是洁白的百合花，还有一棵月桂树。

说起这株月桂树还有个小小的故事。





茜露达一直记得，那是她跟着妈妈到纳塔利家的第一个星期六，新爸爸在去集市前问女儿们要带什么礼物，妮可说要“漂亮的衣服”，她选的是“珍珠和宝石”，只有仙度瑞拉说：“亲爱的爸爸，就把你回家路上碰着你帽子的第一根树枝折给我吧。”

那时候起她就认为仙度瑞拉是个很矫情的人。

这个矫情的妹妹把爸爸带回来的树枝种在墓碑旁，每天都去那哭泣，受到眼泪的灌溉，树枝很快长成了一棵大树。有天飞来了一只鸟，在树上筑了个巢，从此只要仙度瑞拉哭泣，鸟儿就会飞下来安慰她……

这些，茜露达都知道。

会说话的鸟，会实现愿望的鸟……她真的很想看看，这件事还能矫情到什么地步。

比如今天晚上的舞会，大家都知道国王想借这个舞会为王子挑选未婚妻。雅各城的名门淑媛们全都接到了邀请函，包括仙度瑞拉。但是，妈妈一早放下话来，不许仙度瑞拉去。妮可甚至把一盆豌豆倒到灰堆里，对她说：“如果你在两个小时内把它们拣出来，我就让你去参加舞会。”

妮可已经够幼稚，谁知仙度瑞拉竟还真信，让她的鸟儿朋友帮她捡豆子。其后果可想而知——刁难的招数升级了，妮可又往灰堆里倒了两盆豌豆。仙度瑞拉委屈地哭，妮可得意地笑，最后还得她出面结束那场可笑的闹剧：“妮可你能有点追求吗？就算是要消耗劳动力，起码也可以消耗到有点意义的事情上去吧？”

不知道是不是受了这句话的启发，妮可改叫仙度瑞拉去替她拿晚上舞会要用的东西，其结果就是仙度瑞拉把香水给打翻了。

矫情。真矫情。自打妈妈攀上高枝嫁给了富商纳塔利先生后，周遭的世界就开始变得非常矫情。

茜露达趴在窗台上，想象这里还是维也撒庄园的佣人房，想象自己还是花匠的女儿，想象自己还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野丫头，视线变得恍惚而沧桑。

也许这一切，都只不过是一个荒诞而矫情的错误。





第一章 CHAPTER 1

古老故事里的音乐盒

“你将成为我的树。”

“你将四季常青，永不衰老。”

“你将象征胜利者的桂冠，带给他们无上荣誉。”

“你将……”阿波罗上前拥抱树干，树叶沙沙颤抖，他的表情无限悲伤，“一千年后，你将等到我，到那时，你所向往的自由和我所执著的爱情，都将得到最终的圆满。”

修长的食指，在空中划出金色的弧线，仿若五线谱上的音符，轻盈灵动，散发出神奇的光芒。

金光过后，树消失了。



四轮马车载着丽人们进入威严奢华的皇宫。

制服笔挺的侍卫们上前打开车门，茜露达抬手拢了下发，眼波轻扫，满目的珠光宝气，华衣香鬓。

身旁，母亲和姐姐正窃窃私语，兴奋不已：“哦，妈咪快看，多漂亮的花园，多漂亮的水池，多漂亮的灯啊！”

“是啊，皇宫就是不一样……妮可你看，有个小伙子在偷偷地看你……”

“讨厌啦，人家的目标可是王子陛下，除了他，谁我也看不上眼。”妮可一边抬起扇子遮住自己的半张脸，一边朝那个她“看不上”的小伙子抛了个媚眼。

“哟，这不是卡麦隆夫人吗？”一个胖妇人拉着个少女朝她们走了过来，“哦不，瞧我这记性，现在该改叫纳塔利夫人了。”

妮可脸色顿变。她们的母亲莉蒂亚在改嫁之前，只不过是维拉公爵家一个花匠的妻子，在维拉公爵的维也撒庄园住了整整15年，做着粗苦的体力活，后来丈夫罹患重病撒手西去，失去家庭支柱的母女以为此生必将穷困潦倒下去了。谁知时来运转，莉蒂亚凭借过人的姿色以及百年难遇的好运气，居然抓住了雅各城首富，也就是仙度瑞拉的父亲纳塔利先生，被女人嫉妒自然也在情理之中。

眼前这个胖妇人是罗斯子爵夫人，曾在拜访维也撒庄园时见过她们，还很傲慢地故意打翻过莉蒂亚倒的茶，可以说是小有芥蒂。如今她拉着女儿过来主动打招呼，摆明了是成心挑衅。

茜露达朝后退了小半步，将自己藏在阴影之中，而那边，莉蒂亚已轻皱眉头问道：“这位夫人，我认识你吗？”

妮可傻乎乎地接话：“妈咪，她是罗斯夫人啊，你不记得啦？”

“罗斯夫人？”莉蒂亚露出惊讶之极的表情，“不可能啦，她不是一向自傲年轻美貌，怎么可能是眼前这位……”拖长的语音恰到好处地停下。

妮可顿时明白过来，格格笑道：“妈咪，你以为每个女人都像你这样会保养吗？罗斯夫人已经46岁啦，显老也在所难免嘛……”



母女俩一唱一搭，直将那位子爵夫人气得够戗。茜露达在心中暗叹了口气，转身朝某个僻静的角落走去。对于罗斯夫人的挑衅，她丝毫不担心——至今为止，好像还没人能在口舌上占过母亲的便宜——只是，那不代表她有必要继续听下去。看两个女人彼此攀比炫耀挖苦讽刺，实在是天底下最无聊的事情。

她推开角落的门，外面是个半圆形的阳台，正对着皇宫的花园，远远可见一角喷泉，举水瓶的女神在月光下，有着圣洁的美。

四月的夜风轻轻吹拂，依稀有花的清香，只不过一门之隔，却俨然两个世界。

听说哈尔雅王子不仅英俊无比，而且眼高于顶，至今看不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公主。国王没有办法，只好广发请帖，希望在名门中寻找一位能与王子匹配的姑娘，因此才有了这样一场舞会。

门里的那些女孩们，被皇室当成货品一样挑挑拣拣，还觉得这是莫大的荣幸，真是可笑又可悲。

茜露达望着月下的喷泉，只希望这场舞会能快点过去，她想回家，想念柔软的床。

就在这时，一阵脚步声由远而近，间中还伴随着少女的娇笑声：“真的吗？我才不信，世界上哪有这么离谱的事情啊，你肯定是哄我玩的……”

茜露达直觉地想回避，谁知那少女的下半句话突然提到了一个名字：“以撒少爷，大家都说你是个花花公子，没有一句真话。”

以撒？

茜露达的神经一下子绷紧了。

“没办法，世上总有些自己没有能力又嫉妒别人出色的家伙，我已经习惯了他们的诋毁。”华丽的语音悠哉悠哉地响起，带着天生的三分懒散和七分倜傥，宛如滑过玻璃的水银，性感撩人，“但是聪明的凯萝儿小姐，你肯定不会相信那些毫无依据的谣言的，对吗？”

少女顿时变得结结巴巴：“哦，那、那是当然。事实上我、我很高兴接受您的邀请，我对维也撒庄园慕名已久，听说它号称是玛亚大陆最美的三大庄园之一。”





维也撒庄园……

晚风如一只手，掀起记忆的面纱，前尘旧事就在这一瞬，扑面而来。

茜露达不禁有些恍惚，就在她发怔时，说话的两个人绕过了高高的灌木丛，出现在阳台外的草坪上。

走在前面的少女，十六七岁的模样，身形纤细，长得极为秀气。然而，当另一个人走出来时，这位少女，以及周遭的一切，顿时淡化成了虚无。

那是个非常非常美丽的少年。

眉如远山，眼似明星，瞳仁是纯正的翡翠色，灵动中透出一种难言的妖娆，而他的唇很薄，唇角微微向右挑起，上扬出戏谑的弧度，带着魅惑苍生的暧昧。

茜露达面无表情地望着那人，她认识他超过十年，没有谁比她更清楚他的恶劣。这位维拉公爵的独生爱子——以撒少爷，是个手段极其高明的花花公子，说谎对他来说就像呼吸一样简单自然，他的外表有多多情，内在就有多冷漠；表现得有多温柔，其实就有多残酷。

为这倒霉的少女默哀。

“嗨——”少年瞧见了她，抬起右手，亲热地朝她打招呼。他的右手手腕上，系着一条非常漂亮的叠花丝帕，衬着同色的晚礼服，备显风流。

她的第一反应就是转身走。

少年在身后笑：“王子还没入场呢，你不必这么着急。”

茜露达在心里叹气——她就知道遇见他准没好事，果然，一开口就是挤兑。

少女凯萝儿好奇地问道：“以撒少爷，你认识她？”

以撒眨眨眼睛，“当然，全雅各城最幸运的姑娘，怎么会不认识呢？”

“最幸运？”凯萝儿还待再问，茜露达已停住脚步，回身冷冷开口：“还是这么刻薄，这么久不见，你还没学会一个绅士该具备的风度吗？”



“绅士？”以撒唇角上扬，“如果你是淑女，那我一定很绅士。”言下之意还是在诋毁她。

茜露达开始后悔，她本就不该出来，现在离开还来得及。谁知就在这时，以撒又说道：“我在来之前一直在想，今夜的你将以什么样子出现。”

她拧起眉，等着下一句刻薄话，谁知他微微一笑，碧绿色的眼睛闪烁着柔和的光泽，毫不掩饰里面的欣赏与赞美，“你今晚漂亮极了，茜露达。”

多动人的话语。只可惜，她对恭维从来免疫，更何况它还出自一个撒谎大王之口。

果不其然，下一瞬，少年脸上的欣赏之色便已褪去，转成了十足的揶揄：“所以我想王子一定会第一个请你跳舞的。”

茜露达懒得辩解，转身离去。这一次，再没回头。

入得殿内，正如以撒所说，王子还没有出场，奢华明亮的大厅里全是人，各种香水味混在一起，说不出的怪异。她觉得头疼，眼见厅的另一侧有间供客人休憩所用的小室，便走了进去。

小室里摆放着很多张沙发，她将灯熄灭，挑了角落里背对着门的一张，斜斜躺下，揉按着自己的额头，疲惫又满足地叹了口气。

她的身体变差了。虽然不明显，但她自己心里清楚。

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安逸日子，慢慢腐蚀着曾因辛勤劳作而锻炼出来的健康身体，娇生惯养的结果就是容忍值变得越来越低，噪音、浑浊的空气，都会令她的脑袋发疼。

这见鬼的舞会到底什么时候才开始？那见鬼的王子为什么还不出来？她为什么就一定要参加这种毫无意义的聚会，陪着一群无聊的人挥霍宝贵的时光？

轻微的响声从窗外传来，茜露达下意识地皱起了眉。

那声音逐渐靠近，然后只听“吱呀”一声，某扇窗被人自外面打开，一个身影悄无声息地滑了进来，落地像猫一样轻巧，显见不是头一回爬窗了。

茜露达躺着没有动，继续面无表情地望着这位陌生的闯入者，





反倒是那人回身发现她，抽了口冷气。

皓洁的月色从窗户外照进来，映亮了他俊秀出色的眉眼，以及肮脏不堪的衣衫。

这个少年看起来简直就像是刚从泥地里打了个滚似的！

两人就那样彼此对望着，谁也没出声，最后还是门那边的脚步声打破了僵持，少年朝她竖起食指“嘘”了一声，飞快躲到了厚天鹅绒的窗帘后面。

“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

“砰”的一声，休息室的门被踢开了，不必回头，茜露达也听得出来是谁——罗斯夫人。

“妈妈，跟那种人有什么好生气的？有失我们的身份……”娇媚的少女声音，应该是她女儿瓦碧。

罗斯夫人一屁股在沙发上坐下，气急败坏地说：“那个贱人，居然敢在我面前这么嚣张！想当年给我端茶都不配的低贱下人，现在得势了，就敢对我吹鼻子瞪眼睛了，要真让她的女儿被王子选中了，还不知道尾巴要翘到哪去呢！”说着，一把抓住瓦碧的手，“女儿啊，你可得争气点啊，等会舞会上千万不要输给那个什么妮可，一定要让王子请你跳第一支舞！”

瓦碧显得很为难，“可是……可是妮可长得确实很……风骚啊，你看她的胸那么大……”

“笨死了，你不会垫几块海绵，把胸部弄高啊？”

“可是妈妈，人家都垫了4块海绵了，鼓鼓地塞在衣服里，好难受啊……”

茜露达听得哭笑不得，这对活宝，真不愧是母女！而藏在帘后的少年可就没她那么好的克制力，“哈”地笑出声来。

罗斯夫人脸色立变，站起来喝道：“谁？谁在里面？瓦碧，把灯打开。”

一时间灯光大作，映得沙发上的茜露达，无处遁形。

罗斯夫人一见是她，更是暴跳如雷：“好啊，还有个这么卑鄙的躲在这里听壁脚！”

茜露达叹了口气，“讲点道理，罗斯夫人，是我先来的。”